

一年北大行，四十年中文情

——法国汉学家白乐桑

白乐桑 (Joel Bellassen)，法国籍，1974 年至 1975 年留学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导、法国国家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曾发表诸多有关汉语学的学术论文、著作；并翻译鲁迅《花边文学》、《坟》等文集里数篇杂文和小说《孔乙己》、《药》等；另有多部媒体作品，如自 1994 年起主编法国汉语教师协会网页，制作“中文之道”汉语录像教材 3 部和“利玛窦”汉语启蒙教学光盘，且获得 1995 年 MOBIUS 多媒体大奖赛教育奖。

如同所有初学中文的学生一样，“北大”是白乐桑 (Joel BELLASSEN) 在 1969 年秋天踏上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长征之路时最早学会说和写的词语之一。当年的他，恐怕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名字五年之后能够变成现实，并成为他的人生旅程中难以忘却的一站。

这位大名鼎鼎，如今已经成为法国汉语研究教学的泰斗级人物，其实与汉语结缘颇为偶然。白乐桑高中毕业后，进入巴黎第八大学主修哲学，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学习第二专业，他起初选择了西班牙语，后来因为感觉太普通太简单于是不再学习一天，他偶然间看到了学校中文系门牌上的中文，立刻被这些奇妙的方块字深深吸引了，多年后白乐桑回忆道：“如果没有汉字，我肯定不会学习汉语。”自此，白乐桑先生的一生便与汉语、与中国紧紧连在了一起。

当正要大学毕业的白乐桑考虑到就业问题，打算放弃汉语学习时，却恰逢中西方关系松动升温，中国与法国的文化交流在 1973 年得到重建，法国在这一年年底派遣 15 名留学生赴华进修，这作为破冰之旅的第一批留学生，白乐桑就名列其中。第二年，白乐桑转入北京大学攻读中国哲学。还记得那是 1974 年 8 月的一个夏天，24 岁的白乐桑迈进了学校的南门，住进了 26 楼的宿舍，开始了在北大的留学生涯。

在北大就读时，白乐桑经历了五味杂陈的留学生涯。那个特殊时期他的破冰留学之旅是今日的留学生活无法比拟的，但是白乐桑步履薄冰却浑然不觉，在不觉中竟也异常充实地完成了留学生活。这大抵要源自于他对于“学”、“识”的真挚追求。“学”来自于在北大校园的读书生活，而“识”则更多地来源于与中国同学、老师的交流，深入中国工厂、农村体验生活的经历，以及在中国城市与农村的吃喝住行等生活细节。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李玉民回忆起白乐桑当年的留学

生活，这样说道：“白先生能成为知名的汉学家，同他当年的求学精神密不可分，是他‘自我汉化’的必然结果。白先生的闯关印迹，是他闯过政治的隔离、文化的隔阂，闯进生活，深入工厂农村，直接体验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所留下的印迹。一个中国通，就是这样炼成的。”

初到北京时的白乐桑，即使做足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却也发现事事出乎意料。先碰上前来接待的语言学院的老师，却说一口意大利语而非法语，又在自来水龙头前被一位说着一堆路易时代古法语的同学拉了出来，请他喝的却不是预想中的中国酒或是茶，而是一杯冒着蒸蒸热气的“烫水”。白乐桑在家信这样写道：“中国人的衣服都很合适（所有衣服都是填了棉花的），人们平时喝的是烫水，而且这里不过圣诞。”

从不理解中国大学生连贝多芬都没听说过，听不懂老师说“到我家吃点东西”即“吃饭”的意思，到不知不觉中渐渐习惯了喝烫水、喝茶、习惯了吃海参、豆腐、苦瓜和放糖的西红柿，习惯了北京人走路慢悠悠的方式，习惯了被人问每顿吃几两饭，甚至懂得了中国人饮食中重视口感所以喜用笋、荸荠之类的配料，白乐桑在中国的时间越长，越融入到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中。一次白乐桑生了病在北医三院住院，竟发现自己与护士、医生等人的日日接触中，口语水平飞速地提高，于是“赖”在医院不肯离开。白乐桑贴过大幅海报，进过吉普车制造厂学习，甚至也跟着中国学生“上山下乡”。1975年，他在北京的郊区呆了三个星期，和村民们裹着棉猴儿一起看电影结果被围观，跟老汉在干活儿的间隙一起抽烟斗，夜里在树影底下听老头儿讲“月亮里住着一只兔子”的故事……这对他来说，无疑都是最宝贵的经历。当他离开北京时，脑海里不是对祖国的思念，却是对中国的留恋，“我的北京之旅真的要结束了，心里的酸楚无法排解。”

回国后，依靠在北大积淀的丰富汉语知识，白乐桑开始在中学从事汉语教学。1978年他在获得法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同时，通过了法国的汉语专业中学教师资格会考（CAPES de Chinois），进而取得终身汉语教师资格。这也是他正式从事汉语教学、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职业生涯的开端。

投身于中国语言文化教学的白乐桑，一步走得比一步踏实、坚定。他的目标牢牢地锁定在从教学与学院体系两个方面建立汉语对外教学专业。

从此，我们就可以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在法国乃至全球的汉语教学和研

究的图景中，看到白乐桑先生的耕耘身影，他对于汉语的传播、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扬与赞美不知影响了多少法国的青年学生和学者，也不知为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得到了解和传承出了多少力量和贡献。白乐桑先生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在法国中学开设汉语课程，同时任巴黎第七大学的语言与书写课程的教师，自1991年至2000年任巴黎七大副教授。1989年编写出版了个人第一套汉语教材——《汉语语言文字启蒙》，该书被法国高校、中学、民间团体和官方等部门广泛使用，多次再版，总计达9万余册。此外，还与他人合作，在法国国家语言教学中心成立了汉语教学研究组，潜心研究汉语教学和现代汉语语法。担任法国教育部汉语教学大纲主编，先后出版了《汉语语法使用说明》、《汉字的表意王国》、《说字解词词典》等十余部专著，发表学术文章六十余篇。1998年被任命为法国教育部的兼职汉语总督学，还担任世界汉语教育协会副主席。

就在新世纪之交，白乐桑先生起任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任汉语对外教学法领域的教授及研究生博士生导师，2006年3月1日被法国教育部任命为首位专职的汉语总督学。担任了汉语教学总督学之后，白乐桑继续指导学生的学术研究，这些学生的年龄与他在北大求学时的年龄相仿，也一样对中国、对汉语充满了热情。眼看一批年轻的“白乐桑”被先生教导、成长，将先生的衣钵薪火相传。

从一个对方块字着迷的法国青年，到接任法国教育部委命的汉语总督学，白乐桑先生走出了一条长长的求学、访学、教学、治学之路，这一条走了近四十年不但没有走到尽头，反而愈走愈生机盎然、硕果累累的路，让我们看到了白乐桑先生的勤勉与执着，更重要的是，对汉语的情意之切，对中国文化的爱惜之深。

“记忆选取、遗弃，也保存。它使某些事情得以那般清晰地显现出来：35年之后，回想起我在北大度过的那一年，首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的有未名湖、博雅塔、斯诺墓四周的垂柳，继而是宏伟的屋檐、西门，那种独特的氛围，那股文化历史的芳香。记忆之路又把我引向哲学课堂，用中文做成的笔记，和费孝通、冯友兰及浩然的会面，还有和中国学生一起的两度下乡。”白乐桑忆起在北大度过的一年求学生活，笔下微澜起伏，铺展出明亮一如当日的色泽与馥郁的气息。

“北大，这个神奇的名字，承载着历史、精神的自由，以及从过去到现在对真理的追求。”白乐桑先生对于北大的精神内涵至今仍一语中的。